

温柔的窗花

□米丽宏

小时候的腊月，是一段兴兴头头的日子。迎年的热情点燃了村庄，娘也像换了个人：往常，总是牛一样不停忙碌的她，恢复了文艺的天性。她哼小曲儿，做年花儿，扎“送灶爷”的车马，做彩纸灯笼……在我看来，这些都像游戏般有趣。

娘最文艺的一面，是从一叠平板板的红纸里，眨眼间，掏出一张活灵活现的红窗花儿来，像变魔术。我们的白窗纸上，总有艳艳的“喜鹊啄梅花”；炕围子周围，是十几个翘尾巴狗儿，驮着“福”字绕成一圈；要不，就是憨憨的卷毛狮舞绣球。门板上的两个“福”字，总是带着故事的：“福”的衣字旁里，是大公鸡昂头看一盏灯笼；右边的“田字底”里，是小山羊在吃草……

腊月的日子也不能说清闲。从喝了腊八粥起，日子就被排好了程序，天天有新主题。置办年货赶大集，鸟衔枝一样，东一枝西一枝往家办年货；掸尘扫屋，清洗衣物，给家里每个人做新衣新鞋、杀年猪、做豆腐、蒸年糕、灌粉肠、蒸馍馍、煎炸各种吃食、红烧猪肉……娘和爹一项项完成着迎年的项目。

在这些活计的间隙里，娘忽然说：“来，咱们剪窗花吧。”

娘卷起炕上被褥，安一张小方桌，又把柜顶上的彩纸拿过来。我们脱鞋上炕，在炕上叽叽嘎嘎，边打闹边看娘剪窗花。

娘把彩纸认真地叠成方格，叠成三角形或菱形，然后将剪刀插进纸里。我们好奇地看着，看剪刀的一张利口之下，那红艳艳的春意是怎么被掏出来的？嘿，那剪刀好像有自己的路，它不疾不徐、缓缓前行，左脚踏，右停顿，行一步，退一退，这掏掏，那裁裁……最后，那个锐锐的纸角，被娘咔嚓剪去。红纸层层展开，一幅“喜鹊啄梅”便簌簌脱胎而成。娘双手端着，将它放在窗格子上比划了一下。白生生的窗纸，映得那幅“梅”鲜艳炫目。我心里咯吧响了一声，被那种鲜明的搭配震惊得满心春意。

娘剪窗花，是从小跟姥姥学来的；姥姥又是跟太姥姥学来的。也就是说，剪窗花是辈辈传承，搁现在，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。但那时候，我娘总不满足于姥姥教的花样，总想自己创个新。有时，她剪着剪着，手停下来了，那剪刀好像迷路的孩子，不知道要走向哪儿。娘蹙眉迟疑着、琢磨着，又左右比划着，还不让我们大声嚷嚷。她那入神的神态很严肃，令人不敢再聒噪。终于，娘的剪刀再次起步了，簌簌簌簌，七拐八拐。这拐来拐去的会拐出什么好玩儿的

花样呢？

娘抿着嘴，也不言语。最后谜底揭晓：娘剪的是一头老牛，牛身上三朵梅，牛犄角上三道纹儿，眼睫毛长长的，牛头低着往前猛拱。那年，我们迎来的是牛年。

现在想来，我娘一个普通的农妇，整日做的就是抚养儿女、操持家务、喂猪喂牛、下田跟土地庄稼打交道，而她的精神世界里珍藏着一派美的世界，还能把那种美呈现在自己手中，那是对美的表达啊！我在书中读到梁启超先生有关审美的论断：“独美之为物，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人高尚纯粹纯洁之域，此最纯粹之快乐也”，不由得感叹连连。

娘剪完窗花，就指导着我们去贴。我们爬上窗台，抹浆糊，贴窗花，贴好了，用双手细细地抚平。娘又让我们到屋外去看看。那时，昏黄的灯光，透得窗纸一片朦胧。就在那方朦胧上，隐隐透出一枝梅，梅枝上喜鹊昂着小巧的头；窗纸四角，是四只流苏飘飞的红灯笼……简陋的小院子里雪花飘着，一切单调沉寂，而这洞温暖的窗口，传递给我们的，像是梦里的世界……

是啊，不论什么年代，世界从不缺少美。美，让生活变得温润可喜。如今，剪窗花、扎灯笼、写对联、做年花儿……那手作的年代，正在渐行渐远；但那种对待生活的乐观，那种面向世界的温柔和坚定，似乎沉淀在心，成为一种力量，让我们去扑身走入广阔而浩渺的人生。

瓷器里的光阴

□童鸿杰

“在一个古老的小山村，有一个勤劳的后生。每天，他都在田里劳动。这天，活太多了，回去晚了一些。回到家时，居然有一桌饭菜，还冒着热气。后生又饿又累，拿起碗筷就吃，吃饱了就睡。第二天，第三天，一连几天都是这样。后生很奇怪。是谁在做饭呢？”

“是田螺姑娘。”

母亲笑了，一边笑，一边收起了瓷碗。瓷碗很大，大得像田螺姑娘藏身的大水缸。

大瓷碗有蓝色的边。母亲说过，这是外公的礼物。

那时母亲才十来岁。村里闹饥荒，实行低标准供应，就是每家每户都吃不饱。有一天半夜，做篾匠的外公偷着打工回来。一个蓝边碗，盛着满满的白饭。原

来主人家用饭抵了工钱。外公怕闺女饿，连夜回了家。母亲说，那是一生中最好吃的一碗饭，而蓝边碗是外公最好的馈赠。

沿着一条细长的小路，经过庙后山。再转过一个弯，就到了元宝岙。岙的尽头，有我家的一块地。五亩七分，碎石遍地。

贫瘠的土地，总有个聚宝盆。我童年的聚宝盆，是一汪泉水。泉水，靠着山壁冒出。阳光之下，荡漾着碎金缕，莹莹跳跃，可爱又神秘。

夏日农忙，邻人都拿着满满的水壶，我带一个空瓷杯。舀起甘甜的泉水，递到父亲的手里。“嗷，哈！”我感觉父亲的辛劳在慢慢散去。收工回家，我的杯子是满的。站上凳子，一杯水，倒进大灶中间的“炖饭瓶”，然后捡起我的弹弓、泥丸和竹蜻蜓。

昏暗的灯光下，母亲开始在低矮的瓦房里忙碌。清理灶台、收拾柴火、擦桌子、扫地……终于，她擦了擦汗，捶了捶腰，拿起瓷杯，舀上一杯水。

“阿姆，米道好伐？”我只会宁波话。母亲总不回答。可她的眉毛、她的眼睛，还有她的嘴，都像天上弯弯的月亮。

岁月流淌得太快，快得像射出去的竹箭，像弹弓里的泥丸。后来，我们家又有了一个瓷缸。瓷缸回来的时候盛着三枚奖章，它有绚丽的釉彩，上面刻着：1991年，浙江省珠算大赛。

瓷缸有着年轻人的活力。尤其在冬季。

腌萝卜。萝卜洗净，切好，一片一片叠上，放点盐，放点糖。冬日的萝卜比人参好。没有鲜菜的日子，它真是贵重的菜肴。

也可以腌白菜。收拾干净的白菜，一朵一朵排队放进沸水。捞起，摆放在外，水分晾干。第二天就可以入缸。十几天后，香气四散。遇到客人来，捞出，切成细条，配上父亲种的蘑菇，那搭配，鲜咸俱在。

后来，新房落成。三大瓷器也换新家。再过年，那瓷杯变成温酒的容器，那瓷碗更是被父亲频频举起。瓷缸里，绿笋烤肉、油豆腐烤肉，总是满满当当。早上起来，配上一碗年糕汤，吃得人唇齿留香，啧啧不忘。

许多故事装在瓷器里，流光熠熠。如今，那瓷碗、瓷杯、瓷缸，都还在家。它们釉色不再明亮，身上又多了几个豁口。但是，它们盛过的光阴依旧明亮，记忆中的泉水，都在那豁口流淌。

“在一个古老的小山村，有一个勤劳的后生……是谁给他做饭呢？”

我没有回答，拿起瓷碗，来到了水缸边。

月光下，缸里面的水清澈、干净。一碗水舀起，荡漾的水波里，星星开始眨眼睛。



投稿邮箱：essay@cmb.com.cn
总第7062期 配图 李昊天